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二十三

宋 黃餘 撰

啓

通兩浙趙漕啓

財貨源流之寄孰踰畿甸之尊塵埃筮楚之間無若酒
人之賤宣姓名之敢徹冀悃悃之少輸竊以在昔兆民
以酒為禮五齊之掌周始列於天官大酋之監秦復著
於月令凡祭禮之共賓客之奉昏林稻必齊麴蘖必時

苟為曠職以弗虔母乃乾餼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
之詠及夫子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懋遷有無奚間今古
然皆旨且多旨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於厭棄而
不售於人則亦薄惡而不適於口自世已降奚弊不生
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
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天下命士類多空簿之歎市上
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背
公徇私見利忘義夜入比舍不辭盜飲之名曰醉後園

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則姦計之愈生求善價而沽諸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矣何異鋪糟而啜醕望望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耐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於戾然木以穴蠹穴深則木何由生水以源長源竭則水何由出有謂道變斡旋之策實資聰明仁惠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廢恤其有無而究其實憫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官得展布其四體求之於世今見其人恭惟某官實大聲宏行

高能鉅欽向之學博雅該通賀白之文溫醇典麗蚤摠
素抱俯拾魏科敷厯滋多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興襦
袴之歌策足班聯自結冕旒之眷即正秉鈞之任尚淹
挽粟之權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鄼侯之績非江淮之漕
運孰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輶迂踈無學局
促不才瓠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艱齒髮
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歸於農圃宜宜復玷於縉紳家
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飢寒之未免於仕

進以難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得
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宜期幸會獲隸按廉雜居
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憐憫之庇尚靳藏垢
以納汙

通提領所董主管啟

酒政軍須之是仰要須賓幕之得人名賢民望之所推
遂使才能之贊畫宜期寒賤亦託憐憫未諧望烏之恭
敢後修詞之敬恭惟某官器宏識遠學廣聞多人傑地

靈盡挹湖山之清淑儒宗世業久識師友之淵源俯拾
魏科浸登撫仕以經術飾吏治以宣弟得民情臥轍攀
轅籍甚虎城之譽依渠泛水來為鳳闕之遊十五州財
賦之浩穰百萬衆營屯之仰給為諸侯之客才立事智
造謀近天子之光朝奏書暮召見榦稟資甚陋賦分多
奇乃以甚貧之家而有至重之累冒居極陋之職適當
極弊之時雖勉竭於疲駕卒難逃於曠敗尚依仁庇俾
逭官箴何自而忘未快白日青天之覩自今以往庶無

震風凌雨之虞

通提領所豐提屬啟

上幕得賢之重易地皆然卑官賴庇之榮自天而下趨
承伊始喜幸何窮恭惟某官才識俱長人門並壯先朝
忠槩追事業於簡編近世名卿熟見聞於耳目世濟其
美人皆曰賢果發藻於儒林遂蜚聲於宦海青氈故物
合陪紫禁之贊襄綠水清游始佐皇華之畫諾不畏強
禦有公是非與其枉尺而直尋孰若捨彼而從此聲稱

籍甚眷注彌隆不容坐席之溫佇奉詔環之寵作諸侯
之客自應事舉以言揚近天子之光是宜朝奏而暮召
翰賦性蹇拙涉世迂踈落落五十年已甘閒散嗷嗷二
百指尚苦飢寒惟言簪紱之甚榮孰識塵埃之可畏儻
非庥庇難免曠鰥自昔閩山幸託棠陰之蔽芾宣期秀
水復叨厦屋之幪幪欣詠以還敷宣罔旣

通嘉興知府啟

以酒為名昔獲天官之屬分肆而市今居邦域之中幸

陪下吏之聯敢後柔絨之貢恭惟某官材高器遠學廣
聞多氣鍾雲夢之英澤吞八九志逞南溟之運水擊三
千蚤擢第於儒林遂蜚聲於寰海自結冤旒之眷晉陞
鷄鶩之班餘庸陋不才迂愚無識蹉跎半世偶叨一命
之微荏苒此生備涉百罹之苦合投身於壘畝尚抗首
於塵埃家無餅石之儲身有妻孥之累指四方而餬口
寧敢安居為五斗而折腰誰知無米所冀曠鰥之免敢
惟溫飽之圖幸甚依仁庶幾免戾無襦今袴人歌太守

之恩飲酎登臺客嘆卑官之幸

謝兩浙漕司送錢啟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袞之榮輒
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等差皆當竭力
以盡心庶免素餐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
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已
才劣於聖而濶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為勞人以稽考簿
書為俗吏則食焉而怠何其免巧者之譏任既不勝亦

無怪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為豈曰難
能足膺厚錫如縣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
益嘆儒冠之多誤嗷嗷二百指庶幾廩粟之是縻與其
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
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
俎以新易舊宜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
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
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使人得解衣推

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餘敢不勉竭孺
疲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為辛勤報國之誠。廣廈
千萬間幸假驪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為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啟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伶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
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墜勢卑而難伸。齊禮
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牒是為美談要必真
有用之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餘者識非涉世學不逮

人抱闕擊柝姑以為貧毀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
辨職庶竊廩以偷生宣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兼
二知己難值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正官吏戰兢
之際忽寵頒於台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
拔趙文子舉篋庫之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
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
容占小善率以錄竹頭木屑馬勃牛溲咸預兼收未嘗
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輒蒙禮貌之優翰敢不益厲素心

勉殫駑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庶幾晚
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攬轡冀不忘推轂之
言行即秉鈞亦願作在銘之器

回崇德吳尉啟

採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在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
幸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愧并得諸望外
恭惟某官材高識遠學廣聞多氣秀儒林擅斗南一人
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勲自應密勿於廟堂尚

復徊翔於州縣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
最之登即聽交章之薦榦稟資甚薄賦命多奇半世蹉
跎已甘閒散一官蹭蹬尚苦飢寒方興張頤待哺之恩
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尚賴仁賢之誨頻寬寂寞之憂報
匪瓊瑶姑謝撫謙之辱音毋金玉行修請益之恭

通屬官啟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壚之賤
吏仰託幘幪之庇敢稽簡牘之修恭惟某官學廣聞多

行高識遠儒林奮迹宜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剴繁不
但十九年之牛心合厠論思之選尚淹畫諾之遊駁歷
滋深聲稱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
有朝奏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榦局促不才迂
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歷百罹
之厄合收身於農圃尚投迹於塵埃蓋將餬口於四方
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
賢曲賜匿瑕而藏垢

通孟主管啟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
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浮英猷經遠文之
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宣特施舍之守氣究
其學問端有源流教傳三徙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
之富不可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
乎非但其君顯其君霸踐駁滋久譽望寢隆宜自致於
要津庶盡攄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

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
課最朝聞璽書夕至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
尺之天行即持荷之選輟迂踈無學淺陋不才獲落半
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
自合退還於農圃宜宜復玷於搢紳家無數十畝之田
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飢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
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勿堪得君子以為歸則
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

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垢以納汙

通程主管啟

計臺重寄獨顯幙府之權酒正卑官獲執隸人之役依
承有日感幸自天苟稽尺牘之修曷展寸心之敬竊以
庫名犒賞實助軍須身為監官當辨國課管權之任無
異於昔財貨之匱莫甚於今居是職者不得其人委其
權而悉付之吏出入不謹貪冒是聞雖足苟朝夕之安
何以免譴呵之辱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

其長庶幾獲免於戾然上下不相應而情實不得通職雖領之使臺治實寓於他郡寧復相闕之血脈殆猶無用之贅疣至使州縣之猾胥與夫鄉曲之豪縱皆得抑其志而使不得騁乘其隙而動欲見擠縱有薄能曷圖微效深察源流之故必資仁惠之賢憫其卑賤之易搖察其疏遠之難達有訴必省有謁必從則夫權酷之至微雖或庸愚而可辨恭惟某官源深流遠實大聲宏挺挺人門蔚有乃祖之風烈洋洋器量卓為當世之表儀

大受不可以小知長才猶難於近用踐敗寢久譽望益隆非朝陽無以來鳳凰之鳴非南溟無以適鷗鵬之運暫作諸侯之客式觀王國之光近咫尺之天名徹冕旒之聽借方寸之地力輸肝膽之忠宜惟賤吏實賴於憐懷抑使善類悉歸於陶鑄餘迂踈晚學么麼庸才半世蹉跎合退安於壟畝一官猥瑣祇自困於塵埃雜居庸保之間坐計錐刀之利以庸繆之資而當繁劇之任以敗壞之職而求尺寸之功儻所願之獲伸雖至勞而敢

憚宣期幸會獲備使令歛板造庭愧未有握趨之日鞠躬盡力庶勉圖報稱之忠

謝兩浙詹漕薦啟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推轂豈意剡章之辱乃先筦庫之卑承命易驚撫心甚慙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下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

貴要而趨則得之若無榮反益愧然以卑官之冗賤乃
獲公名之薦揚苟非學行之素充當亦才猷之可採如幹
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
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
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宜宜廁迹於搢紳屈指平居
幾見壘鹽之不給庇身寸祿敢云麴蘖之為卑處之固
已甚滌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脫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
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益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

燭著龜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溫粹春風和
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為不
龜手之藥或濟於世須當知扣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
擢自百僚之底賜以一字之褒輒敢不益勵初心堅持
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為世俗之佞言律已居官惟無負
聖賢之明訓

通江陵府教授啟

閭閻小子喜聞兵革之言搢紳先生獨道詩書之事敢

因宦學敬拜師儒恭惟其官德粹而醇業通以博談經
馬帳諸老所未能言發策漢庭一第亦直溷子乃推所
蘊以淑諸人遂令蠹爾之蠻荆莫不翕然而鄒魯文章
典雅追屈原宋玉之風問學淵源悅周公仲尼之道獲
聆盛事實快夙心幹質本庸愚學尤迂拙兩年試吏甕
盎投身千里修途塵埃滿面願極聞於警效以大振於
昏冥倒廩傾困儻與門人之列息黥補劓終從長者之
遊

回臨川陳主學啟

塵埃堊楚日懷製錦之慙禮樂詩書天假樞衣之幸方
首圖於問政愧先辱於貽緘恭惟某官行粹而醇業深
以博宏才偉量太丘遺風麗思雄文後山嫡嗣自蜚聲
於璧水屢擢秀於儒林盍陪東觀之校讐乃屈南荒之
征權當公道開明之日正高賢登用之時鄉校主盟固
足慰青衿之望朝家汲引行即看紫綬之碩黉學不知
方仕尤拙滯蹉跎半世偶得一官禍患十年始霑寸祿

未遂丘園之雅志忽蒙臺府之誤知乃以小才付之大
邑未操刀而使割若涉水以無涯尚賴師儒言提其耳
庶幾民社無愧厥心

謝江西王提舉薦啟

銅章受察之撥繁剗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
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間感激已踰於
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
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耻者國之維自奔競之

習既滋而羞惡之端寢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
之不為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騫與之者視
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
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
如榦者心期甚短學術無奇早歲父兄誨以徐行而後
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以甘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
盛之時又寧忍躁進於齒髮衰頽之日一行試吏三奉
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為升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

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
奉公但求其是奈勝心之滋熾肆讒口以居多市虎屢
至未免或疑秋鶚一書胡為而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
直而不阿慙懷難克旱魃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為政之
貪不辭奔走之勞難免譴呵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
蒙棄短以錄長茲益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忠體國冰
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於勁力
坐令猥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有難

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駕馬十駕之勤
詭鈐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耻為世俗之諛言律已愛
人願守聖賢之明訓

謝撫州陳守薦啟

百里馳驅祇奉周家之條教一封奏徹宜為京秩之權
輿褒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
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
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乞其餘者無異墻間望而罔焉

何殊龍斷欲求投足舉手之力必為脅肩諂笑之容若
夫稟質之迂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既無以借王公之譽
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山而超
海如縣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火之勞闊跡無
用兩鬢風霜之晚荏苒何為誓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
敢望大邑大官之底役役於塵埃筮楚汲汲乎期會簿
書學已負於前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
於涓埃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

有冀於薦揚殆速譴呵毋復廉耻豈意不龜手之藥與
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從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度
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
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為權勢之所撓尤以奔競為可
厭斷以獨見拔之庸流十六字褒黜之榮實為未副千
萬里門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莫為稱塞餘敢不
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鈐刀一割之
效陳篇奏記不敢為世俗之諛言律已奉公願恪守聖

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漕薦啟

驛騎載馳俯頒雲翰書剡奏仰扣天閭旣不敢陳駸
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意者夢中竊以
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
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
希寵彼此俱全於大節是非叟出於常流茲道寢微迨
今尤甚禮辨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

諂笑誇以為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報國謂何如榦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筮仕初乏寸長據案臨民難甘尺枉獨念閭閻之休戚有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憫於人窮何面輒饗於君祿始循拙政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獲知音鄙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寒谷不碍陽和求匪待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字抵千金潢潦無根顧謂源流之有自岐山重任剛言劇易之兼長被溢美以

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遇某官清安邁往逸度昂
霄得澹庵衣鉢之傳開韓公畫錦之兆乘輶輓粟推轂
薦賢遂使妄庸猥蒙褒借餘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
躬駕馬十駕之勤詭鉞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耻為世
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舉薦薦啟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為榮已甚兩叨薦
拔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為司牧張官置吏碁布

星分登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眷言耳目之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斤削馭至衆之英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乃可得故驅馳於宦路多湛伏於選場孰誤我公首及於縣自慚鄙拙見謂迂踈慨慕前修屠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耄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時號始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

將歸七寶浮圖合矢誰望萬間廣厦大庇焉依反復掄
揚終始成就學不窮於聞與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為師
視民如子皆願摳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礪不為小
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不如今老矣曷稱所
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壁
水道冠蓬山挹麾衡嶽之陽播甘棠勿剪之詠持節大
江之右振皇華咨度之風掄才無間於非對獲善有如
於璧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冬

草木頌覺回春，竊敢不奮激懦衷。摩挲老鬢，觀大賢相
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雖貧，讀書補過，清
朝不棄，狗國忘身。

賀福建張漕啟

渙奉宸綸，晉更使旨，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嘗及者
十一州。徙南溟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其幾千里。按樓
鷺之舊治，耀畫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覩
之以先為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

應不在巡遠之下一門秀氣宜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遊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令修庭戶姦強斂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產最薄於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戶常貪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

次之太艱愈使網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
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
晏幹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侈衣冠之盛行即見之
幹自揣妄庸受知最厚剡鶚書而屢奏歎猿臂之數奇
有宅一區未辨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
游及瓜尚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輶之命
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諧稟令門人之洒
掃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啟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聞佇公卿之漢選十
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彩丕振恭惟
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
義見於傳世凜甚冰霜泛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
鵷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歛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
久安德化潢池之甲兵徹警已茂勲庸虎城安靜柝之
秋燕寢樂凝香之晝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摩

撫畫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澄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
刑以弼教園扉鞠草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
見儒者有用之學餘少知為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
甘間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曩懷製錦之羞敢課鳴絃
之最豈期脫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鉤
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眷言此邑之吏民尚守昔時之
條教但知恣意或可庇身滿目江山猶覺棠陰之遺舊
託身霄漢更忻樾蔭之方新頌詠之私數宣罔旣

通江西提刑啟

光奉宸綸榮遷使旨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
按十一州宜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符竹復就攬於
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
才籍籍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閥閱寧復論呂范
之儔慶累葉以承休趨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
入幕屢顯以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憚而庀司
廷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甘棠之

詠禽鳥知太守之樂草木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
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器踐駁滋久簡注彌深因臥轍
以請留俾乘輅而更治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犴獄
多滯而吏惡久盈尚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
憲非公而孰寄然大任舍我其誰歸會即拜於詔環恐
未溫於坐席暫持繡斧頌令獄訟之平行復青氈益侈
衣冠之盛翰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蹉跎已灰百念
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襲錦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

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為歸
則官箴之可免固嘗公檄得遊賢父子之間孰謂效官
尚託舊師帥之庇財賦殫匱困於追呼豪猾縱橫見之
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為最詳獲預按廉實
為幸會教誨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緩今
朝之轡策

通江西王安撫啟

計臺飛最制閩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寢重珠簾

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
聲名足以肅茲學術足以經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
霜烈日成就器質溫平和氣春風能稱飛宦海之英大
節見朝班之峻民無冤者得廷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
哉信長安為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
江淮道上埋輪寒甚集狐之膽闕牙大燾新榮北闕之
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洛訪難鬱老成人方
樂於湖山令自歸於禁闥餘迂踈太甚結約無奇齒豁

頭童自甘間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念財賦之寒酸與
頑豪之憚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
敢憚駑駘之力萬間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謝史丞相啟

六曹管鑰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籓籬之重遽叨貳
郡之除悉由大造之矜憐遂使孤蹤之振拔旣難稱塞
但切兢惶竊以壽春當戎馬之衝淮右號咽喉之地粵
經蹂踐遂至凋零十室九空痛流離之未復四郊一望

嗟田畝之多荒城池僅可以肩摩兵卒殆同於兒戲僅
欲固封疆之守庶幾無枹鼓之驚非強明兼文武之才
與少壯喜功名之士則何以籌思邊計關決郡條苟徒
務於欺謾乃全無於事實力小任重意廣才疎但謀高
爵以肥身不恤虛名之誤國有虧忠義難免譴呵如幹
者眇眇腐儒空空小器少無立志長不逮人術業迂疎
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
號藉一官而奔走間關州縣荏苒歲時簿書期會以粗

勤勇力權謀之未學加以多艱涉世奇疾纏身深思賦
分之窮方起投閒之念敢圖矜軫忽被使令茲蓋伏遇
某官學貫天人器涵海嶽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功
在立談開中正之路杜群枉之門道推先覺措四方於
磐石轉萬類於洪鈞迄今遲暮之姿亦預甄銘之數餘
敢不力扶僊體勉竭愚衷恩重身輕固已甘心於溝壑
神疲形瘵但知託庇於雲天傾頌徒深敷陳莫旣

通淮西李帥啟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筭楚之勞伏
星屏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
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識達幾微勲業萃於一
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
踐更聲稱益著合調元於百揆尚作屏於十連翼軫星
分光射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
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散強梗貔貅之卒集流離鴻
雁之民朝寬顧憂人忘敵至借留深切始少徇遠方赤

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慰斯世蒼生之願
繇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踈已乏科名之伎
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廟堂之甄拔俾之朝蹟貳彼邊州雖力伸香火之祈其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已摧頽難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不逃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漕啟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路之南
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
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
舉子一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
餘以經世隨所寓而著聲世方學圓人皆嗜進慈祥所
發寧甘心於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上
年彌高而學甚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確旣足以
折羣邪著述之洪又足以扶皇極公淮數千里方莽為

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晏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
無間於中外而君子之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
迭進評推月旦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
於槐路餘少無立志老不逮人術業迂疎已乏科名之
伎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
奔走但知律已何所取材六曹管鑰之司方拜隆恩之
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
復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為依省已衰

顏不足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啟

才猷間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之願敢
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識高器遠文章
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
庭之論尚甘州縣之勞中外踐更聲稱藹著剖淮邦之
竹要須譽望之久孚綰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
知己篤委任尤專益攄韜畧之奇庸壯金湯之固華夷

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疇庸即聽持荷之選翰少無
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寥落亦
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
宜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綬來
奉教條固知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奈沉疴之
已久懼寸祿之難酬已伸香火之祈尚念簡書之畏以
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前趨儻遂歸休亦不失瞻承之
幸如乖素願尚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柴漕啟

理義不明人心為之陷溺英賢間出世道賴以扶持久
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竒負氣篤志
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
之能為禁偽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義文之象
數自稱伊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
障仗恩信以服人迨北敵之既衰倚西方而為重下繫
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宁之憂思皆足庇民均之體國若

餘者火坑幸脫縣譜重尋六十歲衰瘁之餘宜聞招而
裹足二百指啼號之累姑為米以折腰况當累政蠹壞
之餘加以羣豪獰惡之素咸謂此行之必敗宜期當黜
而反升司六部之門濫廁中朝之蹟佐二州之政誤叨
半刺之榮方脫諸危穽之間又寵以專城之寄荷隆恩
之沓至揣微分以若驚蓋清時不次而用人乃更化以
來之盛事然此非有科名之優則必有閥閱之舊非有
功能之異則必有行義之高苟四者俱後於人亦萬無

可得之理夫何遴選乃及庸虛茲蓋伏遇某官學紹帝
師家傳相業不以夢不以卜勲緒著而譽望隆驗於天
驗於民年穀豐而邊陲靜猶且取材於數路無非用意
之至公凡拔諸州縣冗散之中悉出於造化生成之內
故茲鬼瑣忽預使令縣敢不勉策悞庸強扶衰億飲朝
宗之水忠誠堅報主之心登大別之山饑溺體為民之
意庶殫駑力以答鴻私

賀劉尚書仲則啟

光膺宸綽晉長冬官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幾之密善
類增氣薄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微復忝世契之舊欣聞
除命倍切歡愉恭惟某官德厚而量宏道高而識遠措
笏垂紳而朝綱自肅輕裘緩帶而制閭增隆自應即正
於鈞衡庶以永綏於宗社制書沓至旦暮可期幹迯遑
台躔甫十閱月仰高深切晉謁實疏以衰老之軀當牧
養之寄適時旱暵種不入土米價踴翔細民窘匱加以
制漕之交鬪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日趨事之時真

得大賢鎮撫之體未嘗變容而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
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請卑誠未達孰伸并壑之情尚
冀寬慈曲垂庇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
皇懼更乞權衡六氣金玉五官佇膺麻綍之宣即拜金
甌之命



勉齋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寶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二十四

宋 黃榦 撰

婚書

代劉氏女嫁鄭氏

望通德之門雖久欽於俊譽持知足之戒敢自託於華
姻忽辱魚緘已諧鳳卜某人聲馳簪紱實鍾懷玉之地
靈某人業務組紉粗識屏山之家範封聯畛接曾無數
舍之逆悅結衿施永締百年之好

大兒娶舅氏女

師門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館追隨之樂情等弟兄感
積年辱愛之懷起再世為婚之念垂蒙高誼不替遺言
某人稟性醇和姑姪最親於平日某人賦才疎拙兒童
素鞠於外家遂聯二姓之懽夫豈一朝之雅惟是姻婭
之攸好亦圖道德之是依自顧顏齡無侍燕申之誨庶
幾晚輩尚獲聞禮之餘冒貢微誠敬納嘉禮

仲子娶潘氏女

言念父兄嘗偕侍拙齋之席豈期子弟復同升雲谷之
堂載聯二姓之姻實篤三生之契某人天資溫淑習姆
訓以素嫻某人性質庸凡讀翁書而未悟輒憑久好敬
附高門禮謹大婚願早遂室家之好職修半子庶與聞
詩禮之餘

季子娶趙氏

里閭論文不但燈火十年之舊婚姻締好復聯室家二
姓之歡得諸氣味之同非以勢利而論有請斯諾匪今

所期某人稟姿溫良飽習家庭之儀則某人受材疎拙
方親師友之箴規觀平生磋切之情卜他日諧和之意
老夫耄矣每思師訓之無傳小子聽之幸有婦翁之可
學

長女嫁高氏

師門洒掃久矣望回宦路驅馳居然薦襴脫畧勢分講
求婚姻茲今世之所難雖小官而敢避伏承令弟謹醇
有守得自家傳而榦長女朴拙無他未嫻姆訓既以友

朋之咸贊繼而幣帛之鼎來難弟難兄足見壘麓之樂
有家有室永臻琴瑟之和

叔女嫁陳氏

交游滿目莫如兩家兄弟之親子姪通名復講二姓婚
姻之好有高風誼來畀雲緘伏承某人質厚而文衣鉢
親承於諸父幹第三女性愚而樸壑鹽備見於迺翁以
配高閼庶無違教夢回里社不勝鱸膾之情喜溢門闌
行覩鳳鳴之慶

代朱氏娶李氏

學禮學詩非一日友朋之契有家有室合百季男女之
歡適當時變之不同益感交情之獨厚伏承令女少嫺
父訓功容言德之既全某男粗承祖風洒掃進退之未
習實焜耀先公之望俾周旋賢者之門以其子妻之不
但幸聯於姻事得為君御矣庶幾有賴於作成

疏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

瞻省松楸緬懷先烈虔修香火久創精廬為一方梵宇
之雄乃四海衲僧之聚大揚祖意猷賴宗師某人具智
慧根離意識想蚤歷五湖之外徧參萬法之源嫡嗣雲
庵實繼雲門之衣鉢好辭建鄴來持建水之鈴槌冀飛
錫之俯臨庶叢林之改色

祝文

安慶祈晴文

淫雨過常失秋歛冬藏之節至仁育物播陽開陰闔之

功載竭精忠願享善應伏念臣誤叨郡寄深軫民憂竊
希魯頌之務農尤監莒城之恃陋且耕且築百堵皆興
曰雨曰暘三時不害適秋成之在候值陰沴之為災禾
生耳而無收牆及肩而欲敗罪皆由已痛則呼天伏願
矜憫黎元幹回造化清風四起盡掃重陰白日正中頓
開霽景色動三農之喜聲騰萬杵之歡永荷洪庥敢忘
寸報

栗山書社祭神文

揚枹兮拊鼓燎薌兮奠醑羽駕集兮繽紛神翩翩兮來
下拜舞兮鏘鏘劍舞兮滿堂陳齊謳兮趙瑟羅桂酒兮
椒漿神熏熏兮既醉詔諸生兮上征操弧矢兮射魃斗
跨龍首兮登天庭諸生兮蹈舞神之靈兮予祐鼓詞鋒
兮一戰掃千軍兮莫予禦秋風高兮槐黃月魄兮桂子
香旂紛紛兮耀神凱音奏兮琅琅諸生喜兮交賀宰肥
牛兮烹羊走靈祠兮百拜報神休兮不忘

閩縣學謁先聖文

維本月日後學黃榦謹率同舍拜謁於先聖先師榦等
適以今歲聚學於先聖之宮惟先聖所以教人見於門
人所記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蓋博文所以致其知約禮所以見諸行加之以忠
信誠慤之心則知無不精行無不篤也竊嘗聞於當世
宗師者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勵同志以無負先聖之
教顧惟庸陋舍已芸人日瞻聖容有覲面目恭惟先聖
道通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憫茲後學尚克相之敢

告

荆南代吳安撫禱雨文

往歲之夏不雨而暘饑饉薦臻民卒流亡彼夏而旱已
乖其常此春而旱于何不臧干戈方起田疇多荒失時
不耕後將安望刑政之愆某身是當毋虐我民亦孔之
傷神之聰明實佐彼蒼嗚呼仁哉反妖為祥

臨川謁廟文

社稷

往季大歉井邑蕭然一稔之餘民窮自若顧瞻四境惕然于中神之聰明尚克有相

縣學

聞古之從政勸學為先義理既明風俗自媿榦敢不敬從衿佩勉課誦弦

城隍

神司此民而吏治之惟敬於民乃敬於神吏治此民而神庇之惟福於民乃福於吏故吏之始至敬謁神祠非

有所祈惟民是禱

顏魯公祠

惟公孤忠壯節萬世如生臣子大倫賴公以立吏司教化自拜公祠庶與邑人聞風而起

晏元獻祠

惟公受天間氣為世鉅公山川炳靈顧瞻如在吏司教化自謁祠宮庶公邑人聞風而起

祭龍潭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禮也令雖旱而地倍子男其職為近民民之不幸而有水旱之災非名山大川其奚禱案圖考牒質諸父老云南濟之山嵌崟嶺率其上為潭泓渟黯黯神龍之所潛一邑之望今歲之春雨暘時若禾黍芄芃民生有樂及茲大夏不雨逾月旱禾之入已乖所望晚稻方茂田又告拆天之於民勤矣胡為而至此極耶將吏職有不恭歟民情有不通歟是非有不明歟聽斷有不公歟賦役或太煩歟刑罰或失中

歟此吏之愆匪民之罪也使者守令反躬自責靡神不
舉卒不獲應豈天神人鬼之不歆非祀歟抑興雲雨潤
萬物固有其職歟此榦所以犇走數舍而有禱于神也
膚寸之雲足以澤百里之廣三日之霖足以慰終歲之
望神亦何憚而不惠我民耶

新淦謁廟文

縣學

昔者夫子嘗曰達果藝於從政乎何有榦於三者未能

有一焉若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幹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城隍

新淦之為邑神實司其土江山之秀風俗之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亦與有榮焉以壯哉之邑而注闕天官者皆望洋而退吏不能自安民亦無所赴訴豈不重為神羞耶幹之疎繆冒昧此來廉勤自將固不敢有愧於已庇護之福亦不能無望於神莅事之初敢敬以告

建康謁廟文

府學

不學而仕無能而祿義不精不足以集事意不誠不能
以動人自取悔尤分當誅斥上恩寬大易地名藩聖訓
具存服膺敢怠反身自省以蓋前愆視事之初敢敬以
告

城隍

幹丞郡無狀分合誅斥聖恩寬大姑令易地趨走大府

朝夕凜然賴神之休庶無後悔視事之初敢敬以告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文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漢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義男民兵黃榦謹率郡僚及諸生釋奠于濂溪周先生惟先生資稟清明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碧草紅蕖推太極二五以探造化之原定仁義中正

以顯人極之立紹孔孟不傳之緒闡古今未發之機眷
惟舂陵實隸荆楚湘波餘潤沾丐邦人假守于茲敢忘
祠祀庶幾末學尚想高風敢告

二程先生

惟先生西洛儲精濂溪嗣派春溫秋肅玉潤金堅指持
敬以明存養之端論致知以極貫通之妙聖道益闡後
學有師眷惟鄰封實生賢哲釋奠有令著在禮經假守
于茲敢忘祠祀師生並列萬古儀型敢告

建安游先生

先生德器粹然學問日進見稱於師清德重望皎如日
星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範斯世惠政在民至於
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則遺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
風淳質可與適道非其效歟然訪之學宮祠貌猶缺遺
前賢之軌躅泯後學之儀型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
建祠以舉墜典敢告

新安朱先生

惟先生稟資高明屬志剛毅師延平以繼龜山之緒沂
西洛以尋洙泗之原六經之指久鬱而明周程之學將
訛而正玩索窮乎杪忽操履極於高堅張皇大中啟迪
後學人尊其道家誦其書榦也庸愚早蒙誨誘總角聞
道皓首無成願與邦人起敬起慕敢告

安慶府祭諸廟文

濳皖之勝穹窿磅礴甲於兩淮山川之靈降而為神則
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茲土也榦衰晚庸陋假守于

茲勉竭疲駑深懼弗稱禦畱捍患使五穀屢豐百姓安業者惟神其相之祇謁之初敢敬以禱

奏狀

漢陽條奏便民五事

一結保伍

臣竊見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臣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於民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

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為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

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鄉官為一隅官以察姦慝
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
值天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
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為荒政設耳不敢
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
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
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寇未入境嘯呼成羣剽劫閭里
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

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臣所陳果有可採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取進

二廣儲蓄

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一民一物之微撫

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旱凶荒州縣無素
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餓莩者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
守令為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
商不聽其自為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
為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歲
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
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
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

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糴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

為莫若及今行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沿江十數大郡起立倉廩使可積數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糴樁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為吾憂矣况敵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萬舟而下何患糧食之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濶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三修軍政

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默以備使令蓋將使之執干戈以為攻守之用江北之兵視江南內地為尤重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江南之有紀律朝而來暮而去甲之名乙承之丙又承之累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趨利輕於犯法屢黥莫之悔也緩急之際求其不相挺而為盜已為幸矣况敢望其備攻守之用乎臣守漢陽嘗

觀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軍倍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之費已無所從出尚何暇為妻孥計哉春冬衣賜則以鐵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衣食足則知自愛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使為不肖也臣到任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與之料錢數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出日久則贍其家無屋可居則為營寨以處之向之單身無家者皆有願為

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則前日不為吾用者責有所歸矣臣愚以為有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樽節用度檢防滲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三事皆本軍所已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為誕謾嘗試之言也敢輒僭陳之以俟採擇取進止

四領監卒

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巴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財賦窘乏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小縣地逼諸臺費倍他郡廂禁軍通約五百人而總漕兩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備差使猶且不給尚何暇教習以為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募則事力既乏無以給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為州郡之用竊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萬貫臣到任之始覈實其數累數年間椿積極少問之監吏則

曰所鑄之錢僅足以充監卒請給之費守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淮西坑冶司任其事者自有監官出入多寡守臣不得而問焉弊之有無臣不敢知也獨竊見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伉健可用月有廩給供贍頗厚非廂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之湖北漕司而使守臣掌其收支出入在監之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弊可革而數百人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額鼓鑄之暇教以武事而為緩急之備此所謂不

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計無便於此者如臣言可採乞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五復馬監

臣竊見馬政國之大事也騾牝三千衛國以興思馬斯徂魯人頌之則其關係誠為不輕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里之外轉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敵騎壓境旋行收買駑駘下乘亦

以備數平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頽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

猝有緩急即可為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
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更
乞行下總領所同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勉齋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二十五

宋 黃榦 撰

擬奏

安慶府擬奏便民五事

一安淮民

臣竊見江南之有兩淮猶人家之有牆壁也牆壁固則堂室安垣頽塹斷雖有室家之好恐亦不能以自固守邊之臣保障之計莫先於安民臣竊怪兩淮之民困苦

憔悴遠不如江南之民者役使科敷皆在淮民江南之民無有也臣生長江南每見有產之家不過春秋輸納二稅耳不過累數十年一充保正戶長耳自此之外官司未嘗一毫過而問焉無產之家則耕田鑿井蓋有終身不入城市者焉兩淮之民何其擾擾耶既為武定又為民兵又為萬弩手又為保伍既為保正又為戶長又為大保長又為小保長無一家得免無一人得休也或運糧或運草或運竹木以至起造亭館迎送賓客無一

日非差夫也以安慶言之如科廬州之馬草廬州敵樓
木巢縣寨屋料類皆不計道里之遠近不恤州縣之有
無者曰和買其實白科監司行下州郡州郡行下縣道
縣道行下保正保正敷之大小保長大小保長抑勒百
姓既責以出草出木又責以出錢湫結又責以水脚般
運一丁之夫一葉之舟不得免也為淮之民何其重不
幸也人家將以固其堂室反自毀其垣塹兩淮之民既
欲得其死力以抗外禦必當寬其征役以安民心使兩

淮之民亦如江南百姓之安則其感戴朝廷恩德孰不
願捐軀殞命以為江南之捍蔽哉欲望聖慈特賜詳酌
行下制府及諸司存恤淮民糧當預積不可待倉卒而
旋運草當近取不可於遠地而強科竹木之屬或均敷
於江南或差人自買不必抑勒郡縣既有保正又有
戶長不必保正戶長之下又差大小保長庶幾淮民稍
得安業淮民安則江南安矣

二實邊郡

臣竊見用兵之道以糧為重漢之敗楚以蕭何給餉之功蜀之不能勝魏亦以諸葛出師而糧食不給故也然古之行軍因糧於敵者上也實粟塞下次也千里餽糧斯為下矣今者北土連年旱蝗彼方饑餓轉徙固不復有糧之可因為今之計莫若於暇豫之日急為實粟塞下之謀向者沿邊諸郡無城壁之可守則固無積粟之所今浮光安豐廬濠諸州既皆有城則當預積粟於諸郡以閒暇之日為緩急之備則軍不至於乏絕民不至

於騷動苟為不然平居暇日恬不為備至於兩鋒相交
方且望糧食於千里之外餉道既絕則雖有良將精卒
亦安所施近裏州郡一聞有警莫不各為守禦之備方
且起夫運糧羽書交馳急於星火居者有破產之患行
者有喪身之憂郡縣憂惶人心離怨亦何暇為固圉之
計耶臣之區區管見莫若於近江諸郡各認所管浚淮
諸郡之米蘄黃安慶無為歷陽此浚江之郡也浮光安
豐廬濠此浚淮郡也度其地里之遠近責以所運之米

實於所管之郡使之早為區處督以搬運庶幾不至上誤國計下失人心計無便於此者矣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為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為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騷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千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為深慮自天誅顯行姦臣

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明薄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
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為
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
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强以言乎財
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
乎風俗則喜事而囂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
臣所謂無一事之不懈者是也蚩蚩之氓負陰抱陽君
以為貴國以為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

而漠然不以為意令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
弓手土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凜
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
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
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正
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所謂視其容貌無以
異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
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

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蹠曲拳卑詞下氣以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闕

文

代奏

代撫州陳守

一網運

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淺涸坐食糜費之弊其已離岸也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也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是無他廢轉盤之制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衆害悉除則莫若復轉盤之制且以江西一

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不能行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佑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為害不細今若干隆興置轉盤倉一所每歲一路綱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為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

之轉盤倉却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惟可以省官綱之折閱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戢江湖之羣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而羣害悉去衆利並興如果可採乞於諸路推廣之

二役法

役法之弊其來尚矣國家之制保副正謂之大役戶長

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戶大役者非戶產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寬都人戶有至二三十年方一差者狹都人戶有三五家循環充役無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充實之家雖置產於狹都而必立戶於寬都雖散其產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寬都寬都之役日以寬狹都之役日以密寬者益富而狹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勞者日益朘削而逸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流移深可

憐憫竊以保正副所管者烟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之人哉況今之為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逐都各有無賴惡少習知鄉閭之事為之充身代名執役之親身雖屢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數十年不易也故莫若差大役則限以都差小役則不限以都而限以鄉一鄉數都寬狹相通則富者不至於逃逸而貧者不至於獨勞休養生息加之數年小戶漸為中戶而為公家執役者甚衆則大戶

中戶亦不至於有頻差之擾更勞迭逸其利無窮此亦固國本之一端也

四逃戶

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今國家征權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漏無一孔之遺而國之租稅所以為公家經常之用者顧乃為姦民變易名字貿亂簿書謂之逃戶夫戶

則逃矣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飄火不能焚非篋筭所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固存誰得而掩覆之哉其所以不究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稅產之升降出於鄉司而為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為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文逃責孰肯一一而研究之哉故莫若使為縣令者盡括諸鄉之逃戶具為一書隨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為殿最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

足與夫屑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五陂塘

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至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

土比年以來饑旱荐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莫若申
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
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閑之際責都保
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
未始枯竭巡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
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為害豐登可
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代奏

代撫州陳守奏事

第一劄

竊見方今綱運之弊惟撫州建昌軍最甚公私受害殆非一端國家全資綱運每綱虧折動數千石遂至軍儲不給此總綱所以害也虧折之後部綱官吏與夫綱梢拘縻兩州動數百輩文移迫促責在州郡此州郡之害也部綱之官圖賞而獲罪篙工舟師規利而被害大者禡爵小者破家此部綱者之害也綱官舟人虧折之後

既無以償妄指富民以圖攤賴州縣追逮不問虛實罔
圈禁繫責以代償此居民之害也以一綱運而公私俱
受其害如此是不思所以革之乎蓋嘗訪求其故則
其積弊非一日矣兩州處江西之上流溪狹而水淺州
窘郡乏起綱不以時則坐淺日久虧折日多人見其虧
折之為害則官吏之謹畏商賈之富實者類以部綱為
戒其甘心部綱者皆破落無賴之徒故綱未離岸而水
脚之費已空綱已離岸則盜糶官米以自給又自知其

大勢之必不免也則公然發糶以為買囑請求之資此
綱運之弊所以無歲而不為害也此無他不循祖宗轉
盤之制而行後世直達之法耳撫建兩州綱運歲幾二
十萬石水脚之費為錢十餘萬緡置水軍千人於豫章
而已水脚之費為之衣糧使兩郡徑以當運之米輸之
轉盤倉漕司自以水軍為之盤運一軍之中必有將校
使之部轄號令素明則必無侵盜虧折之患往來江湖
習於水事以其暇日造為戰艦使之教閱江湖之間盜

賊淵藪知吾有備亦自消弭矣江西鹽貨最為今日之
利源而悉歸於富商之手若易以官盤之法使水軍之
運綱者交米於建鄴京口以其歸舟運鹽於通泰聚之
漕司發之諸郡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廣軍儲則又不
但可給千人而已如此則因綱運以寓軍制弭盜賊而
壯國威衆害去而百利興矣

第二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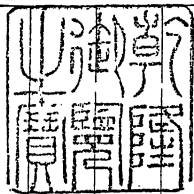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

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為剽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亘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為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衄而賊勢愈張賊勢既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象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况羣

盜在境為郡縣者獨不思為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
北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
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敵騎攻之數
月不能拔郢州號為石城城小而堅敵人圍之數日度
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乃有
城與無城異耳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
其經畫之初豈能無勞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
者敵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

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
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朝廷出捐度牒以
助其費使州郡為區處雖貸民之錢用民之力亦有所
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有
米穀金帛之屬入保於州縣郭之不能為城壁者亦當
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千
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擄掠退無所資給則其

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又何必數與之鬪
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
寇行即授首若不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
惟可以禦一朝之患實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勉齋集卷二十五